

# 吴秀波： 我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人

他用333天拍《军师联盟》，以司马懿的视角讲故事，抛出内心的疑惑与矛盾。1968年生于北京，1988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，代表作有《黎明之前》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《心术》等。2017年，主演古装剧《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》，下部《虎啸龙吟》。

## “夏是我夏，冬是我冬”

吴秀波所说的拍了333天的戏，正是2017年热播的《军师联盟》，他在剧中饰演魏国军师司马懿。这部剧一反三国戏的传统套路，以曹魏集团的视角，抒写后三国时代的权谋斗争，家国情怀，被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是近年来最好的国产古装剧。

在飞速运转的电视剧生产流水线上，《军师联盟》的慢工细活显得不可想象。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100多位，全部按照情节的自然时间顺着拍。每天拍十几个小时，日日如此，除了五一劳动节，整个剧组没放一天假。

“拍张春华接圣旨那场戏，从讨论到最终完成，整整用了两天。因为长时间带妆熬夜，我亲眼看着刘涛（饰张春华）、（张）钧甯（饰柏灵筠）脸上的包慢慢鼓了起来，额头上起了一层小疙瘩。”《军师联盟》的导演张永新向记者回忆道，“拍这个戏，所有人都是连轴转，经常是天一擦黑开始化妆，一直干到第二天白天。全剧杀青时，我在现场说了一句话：‘春是我春，夏是我夏，秋是我秋，冬是我冬，忍非常忍，直下担当。’我们在横店过了春天，过了夏天，过了秋天又过了冬天，整个一个大轮回，一年四季都过遍了。”

张永新至今记得，盛夏时的四海归一殿内，他在监视器里，眼睁睁地看着群众演员一个个倒下。“他们穿着五层衣服，内里、中衣，还有外罩的盔甲，包裹得非常严实，那正是横店最热的时候，我看着他们一个个热倒，紧接着画面一歪，我们的摄像师从轨道上摔下来，他也中暑了。”

为此，身兼制片和监制的吴秀波，大手笔地给剧组安装了近100台立式空调，其他制片人一听都傻了，但他却从演员的角度思考，“人到那种程度，别说演戏，都不想活了，对生命产生怀疑。有一次我演了十几条，牛都热得不愿意走了。你再资本家，也不能这么干活。”

夏去冬来，拍摄诸葛亮火困上方谷时，横店的阴冷直侵骨髓。“司马懿”和两个儿子，身上裹着雨衣和塑料布，一遍遍地被大雨浇透。这是一场具有宿命意味的重头戏，诸葛亮将司马懿引入上方谷，准备火攻，谁料一场大雨从天而降，司马父子侥幸逃脱。拍摄时，吴秀波将刀横在脖子上，正欲“挥刀自刎”，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惊雷。

拍摄现场出现了和历史一样的戏剧性场面。“就像冥冥之中似的，每次司马懿举剑，雨就起来，停机后重新布置火点再拍，一举剑，雨又起来。如此这般，出现了三次。秀波，我和在场的演员都沉默了，大家抬头看着天，每个人都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震撼。没有谁大声叫嚷，大肆喧哗，都是低头完成工作，然后默默地下山。”张永新说。

## “这些问号永远都存在”

在张永新眼中，吴秀波是一个“身心通透”的演员，“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，一切为戏服



务，戏比天大”。“他会不厌其烦地推敲，一句台词该怎么念，用‘啊’还是用‘呀’收尾，断句断在哪里，眼神怎么给，礼仪怎么做，已经到了‘变态’的地步。”张永新举了一个“跪”的例子，“司马懿在上半部《军师联盟》中几乎一直跪着。但是这个‘跪’背后有强烈的戏剧表达。秀波做了很多尝试，一次次地站起来，再一次地跪下去，最后跪到要戴着护膝。有时一场几十分钟的大戏下来，甚至需要工作人员把他架起来。”

为了拍摄跪在地上的吴秀波，剧组专门设置了一个机位，让摄像机最低限度地贴近地

懿虽然不再是那个猥琐狡诈的白脸老贼，但也不是一个“洗白”的乱世英雄。“选择司马懿来讲故事，因为他近乎于一个灰色体。他有年少坚持的信仰，也有晚年的暴虐杀戮；他半生守护着魏国的疆界，也亲手将它终结。他有如此错综复杂、不黑不白的人性，远不能用成败、对错来判定。”

“人总是用一个词汇，或者一种想象，偏激地定位某一种状态，我不能理解人去偏激定位这种状态的乐趣是什么。”吴秀波轻描淡写地说，对于回答、描述、解释等一切话语行为，他都保持着警觉，“如果你看见一

来一起感受。”

采访中，吴秀波抛出的问题，可能比记者的采访提纲上还多。“在这个戏里，我要讲我的疑惑，这些疑惑没有什么新奇之处，你我都有：人怎么才能活下来，且活得更好；我究竟应该嫁谁，应该娶谁，如何面对家庭，如何教育子嗣；人的一辈子，什么是成功，什么是失败；面临生存，应该跪下还是站立……归根到底，人活着是为了什么。这些问号永远都存在，我把它们放在戏中。”

## “自由自在地吃成一个胖子”

相对于还原历史、记录时代，《军师联盟》更看重的，是关于复杂人性的呈现。杨修赴死时，司马懿前来探望。他与司马懿开怀坦言：“你我区别，你能忍，而我不能。我在那边等你，若你能忍到最后，来告诉我，此时走与那时走，有何分别？”迟暮的曹操在洛阳高台挥戈舞戟，杯酒祭英灵：“天下未定，战乱未平，苍生离乱，田园荒芜，这杯酒当祭典韦，祭郭奉孝，祭荀令君，祭庞德，祭夏侯渊，祭孤的子侄曹昂，曹安民，也祭关云长，祭二十年来，为定乱安民，将热血洒入地下的将士英灵。”秋风五丈原，司马懿彻底战胜毕生最强大的对手，却对着飘渺的棋局失声痛哭：“这水清清白白，淡泊宁静，是你一生写照。我与你为敌六载，却视你为知音。孔明，让我尊你一声先生。”“当时拍完后，现场鸦雀无

声。（王）洛勇（饰诸葛亮）、秀波像瘫了一样，不想说话，也不想动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听着雨声敲在帐篷上，好像老天也在为孔明先生默哀，那种耗尽心力的疲惫感，只有宁静才配得上。”张永新向记者回忆道。

在全剧的最后一个镜头中，权倾朝野的司马懿一袭白衣来到洛水畔，放走了那只陪伴他一生的乌龟——“心猿意马”，看着湍急的水流，他说，“依依东望，是人心。去吧，我的心猿意马。”

“所谓心猿意马，就是人的念头，就是欲望的引子。”吴秀波说，“人死了，心也就不跳了；人死了，念头也就没了。”

吴秀波很喜欢用动物形容自己，形容角色。做歌手时，他写过一首《秋虫和蚂蚁》，歌的前两句唱：“我不是那只勤劳的蚂蚁，我是那只会唱的秋虫。”他曾频繁地更换职业，从北京夜场的时髦歌星到商海浮沉的个体工商户，一度风光无限，一度穷困潦倒，就像《伊索寓言》里那只不事生产、沉迷游荡与唱歌的秋虫。

在“黎明之后”的日子里，吴秀波又将自己比作一只笼子里的猴子，“我必须真实，如果我虚伪的话，你就失去到‘动物园’的意义了。每个人都有观察和偷窥的欲望，我们这个行业可能就是满足你这个欲望的。”他在一个角色间穿梭跳跃，从《心术》里放荡不羁的医生霍思邈，到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里无微不至的暖男弗兰克，满足着观众们对“国民大叔”的想象与憧憬。

这两年，吴秀波频频提及的愿望，是“自由自在地吃成一个胖子”，“过两年，你们会看见，海滩上，一个戴墨镜的大胖子，那就是我。”

工作人员端来一杯无糖的水，吴秀波拿起，喝了两口，“但现在还得克制。累了一天，肯定想吃饭，但没办法，还得饿着。”就像他说自己是个没有答案的人，却还是得在接下去的两个小时里，面对助理手中一沓采访提纲中的问号。

那部放了个开头的电影，还在屏幕上闪动。这是一部传记电影，讲的是美国灵魂乐教父詹姆斯·布朗的传奇一生。吴秀波常常怀念起那段在歌厅唱歌的日子，“过着诗人一样的生活，太美好了”。此刻的他，坐在沙发上，开始回答下一轮的提问，屋内光线昏暗，看不清他的轮廓，只听见他的声音，语速、音调与刚才一样，几乎毫无波澜。

如今的吴秀波，更向往的或许正是那只名叫“心猿意马”的老龟，它顺着洛水而下，放下所有欲望、束缚与褒贬，自由自在，无挂无碍。（来源：环球人物网）



面。一个匍匐在地、谨小慎微的身影，成为司马懿前半生的经典符号。为躲避入仕，他自断双足，仍被卷入朝堂争斗；他力助曹丕登上帝位，未料功成之日，没有故人，只有君臣，他在压制与猜忌中如履薄冰。

在吴秀波的演绎中，司马

懿的采访，在里面吴秀波说了答案是什么，那一定不是我说的话，因为我确定，我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人。”在他看来，“拍戏绝不是有一个答案要告诉你，那是圣人的乐趣。戏剧工作者最大的乐趣在于：我有问题，内心有矛盾，有不解，想哭，邀观众

